



鄒南叢書

五

14  
458  
5



458  
卷



戴東原先生  
經考五卷

余誠格題



南陵徐氏段福山王氏  
夫壤閣傳鈔本付刻

虞東魚先生

易學啟蒙



經考卷一

休甯戴震記

重卦

張懷瓘曰先賢說八卦非伏羲自重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驗也易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自重之驗也

程大昌曰周官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夏也歸藏商也夏商之世八卦固已別爲六十四

矣

王弘撰曰孔子言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其爲伏羲重卦無疑若復別有人孔子豈得無一言乎又如八卦相錯明八卦已錯爲六十四矣

顧炎武曰攷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程迥曰連山歸藏宜與周易數同而其辭異先儒謂周易以變者占非也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亦非也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也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旣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也

顧炎武曰連山歸藏非易也而周官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

易取變易之義

胡瑗曰易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又云生生之謂易  
是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

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  
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  
修道則謂之教

朱子曰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

故謂之易

朱子語類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  
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  
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  
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  
寒暑屈伸往  
來者是也

按易之名惟取變易之義故四營而成易謂之變也變

易之義足以盡之朱子兼交易為言就成卦以後圖位  
明之耳變易中能兼交易聖人命名祇歸於一漢人謂  
一名而含三義者尤疎遠

### 彖辭爻辭

孔穎達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  
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  
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準此諸文伏  
義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  
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案升卦  
六四王用亨於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  
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

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  
劉安世曰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非重六爻也至於爻辭則恐周公所作若爻辭是文王作不應曰王用亨於西山又不應曰箕子之明夷也

九六七八

周易乾鑿度陽動而進陰動而退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乾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九六爻之變動者繫曰爻效天下之

動也

孔穎達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以揲著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張氏以為陽數有七有九陰數有八有六但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質而不變為爻之本體九為老陽六為老陰文而從變故為爻之別名  
沈括曰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為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耦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

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

朱子曰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著之法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陰陽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之用九用六正謂此也

又曰陽奇陰偶故七九爲陽六八爲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爲老而七八爲少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爲陰陰極於

卷之五

六則進七而爲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又曰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顧炎武曰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杜元凱註謂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者非晉語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卦爲貞之卦爲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凡三爻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爲八在豫亦八今即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

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得之矣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乾遇七則一百六十八坤遇八則一百九十二而文則六按大衍之數五十虛一而用四十九著八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物凡四營成易是為一變掛物所得非五則九去其初掛之一或四或八也四者一其四為奇八者兩其四為偶除一變得數復合見存之策而四

營掛物所得非四則八是為再變除兩次得數如前合見存之策而四營掛物所得亦非四則八是為三變合三變乃成爻三奇曰老陽三偶曰老陰一奇二偶曰少陽二奇一偶曰少陰此驗於掛物之數而知之者也老陽數九而其策三十六老陰數六而其策二十四少陽數七而其策二十八少陰數八而其策三十二此驗於過揲之數而知之者也陰陽老少所以別其成爻之有變有不變而已說者假乾坤六子以明之言乾坤以喻老陽老陰言六子以喻少陽少陰其實奇偶未得成卦泥於辭觀之則惑矣

十翼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漢書藝文志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

漢書儒林傳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之

繫辭十篇文當作之言解說上下經

魏志高貴鄉公問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

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

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

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

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

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

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

能詳盡

隋書經籍志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孔穎達曰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更無

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為上下二

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

翼云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

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又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

敢于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

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辭象各附其當爻

經考卷一  
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程迥曰朱待制新仲嘗謂迥曰序卦非聖人書唐僧一行易筭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今序卦亦出於經師可知也吳仁傑曰費直易省去彖象傳繫辭傳之目但總以一傳字加於象傳之首王弼王肅易皆存傳字蓋本於此又曰費直易亡章句崇文總目序云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按鄭康成易以文言說卦序卦合為一卷則文言雜入卦中康成猶未爾非自費直始也直本傳云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解經但用彖象繫辭漢書本誤以之言字為文言耳然彖象

繫辭之名一沒不復汨亂古經則始於此

朱子曰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而韋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馬鄭相去不遠蓋做其意而為之爾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則為得之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文弼之所自分也

馮椅曰鄭氏易隋志九卷唐志十卷不知何緣增一卷  
崇文總目止有一卷惟文言說序雜合四篇餘皆逸旨  
趣淵確去聖人未遠也中興書目亡

俞琰曰隋經籍志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  
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注本以說卦三  
篇分出序卦雜卦則序卦雜卦之名蓋始於康伯也  
閻若璩曰余嘗謂左傳左氏作非左丘明蓋左氏六國  
時人習聞闕里遺言而樂稱之故每於孔子前人不覺  
以易論語之文散入其口中此自是其文之所至非當  
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舉元體之長也已先文言有  
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後

先事之虛實有不暇顧或者猶以歐陽公書爲據余請  
更以事徵之千古聖人莫過孔子孔子所著書莫如論  
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淵仲弓問兩章據昭  
十二年則克已復禮仁也爲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三年  
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爲白季所聞皆先論  
語有之豈孔子於二子定規規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  
不爾也

按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云上  
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十二篇者三家所同也隋志  
以說卦三篇爲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據史記世家已  
有說卦之稱則武帝時太史公已見之不可謂漢初無

經考卷一  
說卦也漢書已明言序卦鄭氏易有文言說序雜四篇而俞琰謂序卦雜卦之名始於韓康伯亦考之未詳又按吳氏正漢書文言爲之言致確陸德明易釋文於繫辭上篇題下云王肅本皆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王肅所注亦費氏易未嘗省去繫辭之目也而吳氏謂費直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但總以一傳字加於彖傳之首者此後人誤解漢書傳會爲之漢書但云費氏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仍是經二篇傳十篇但不自立訓詁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傳意明其當時口授學徒如此何嘗汨亂古經沒彖象繫辭之名乎使如吳氏所云則劉向班固皆

當言其篇題與古文異矣凡以改易古經咎費氏皆不察之論也

又按鄭氏易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猶合爲一卷則分文言入乾坤二卦後亦始于輔嗣也唐李鼎祚集解又分序卦於各卦之後如詩書之序伊川易傳則于卦辭前引序卦傳兼論上下兩體與李氏同意

又按隋志言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易說卦三篇書太誓一篇本後漢王充房宏等之說劉歆移書太常博士只云太誓後得不繫何年說卦三篇宜與之同時而得但武帝世己有不當宣帝世耳易以下筮得不禁而漢初失說卦三篇者考說卦序卦雜卦辭指不類孔子之言

經考卷一  
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傳聞漢武帝時博士集而讀之合於上下經彖象繫辭文言為易經十二篇猶以太誓合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為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也序卦雜卦雖各自為題統而言之固可謂之說卦三篇先儒合為十翼遂一歸孔子而無敢異議矣

易為卜筮而作

朱子曰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爻之人

又曰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

以待叩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也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理無不正故其丁宥告戒之辭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而不謬於所之也

又曰卦爻之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

之辭乎

理象數

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豪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朱子曰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

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剝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

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忘之也

卦

蘇軾曰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象傳也凡易之所謂剛柔往來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朱子曰卦變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如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推說非謂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

顧炎武曰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三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

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江春齋先生曰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否反爲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爲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象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需反爲訟需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也蠱

反爲隨蠱之上九來爲隨之初九下於二三之柔也初九爲成卦之主爻辭謂之官官者主也隨反爲蠱隨之初九上而爲上九隨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爲卦主是以成蠱賁反爲噬嗑賁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爲六五亦得中也噬嗑反爲賁噬嗑之六五來爲六二而文乎初與三之剛噬嗑之初九上爲上九而文乎四與五之柔也噬嗑與賁皆剛柔分之卦分剛者分其三之一之剛也柔來文剛柔居中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復亨剛反此句亦以卦變爲義剝反爲復剝之上九反而爲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爲復故

謂之反大畜反爲无妄大畜之上九自外卦來爲初九而爲主於內卦也外者反卦大畜之外卦非本卦之外卦也諸家有謂无妄內卦之初九自外乾卦之初爻來外乾卦之初爻未嘗變動何以此爻自彼爻來耶无妄反爲大畜无妄之初九上爲上九而尚乎六五之賢也恆反爲咸恆之初六上而爲上六恆之九四下而爲九三也咸反爲恆咸之九三上而爲九四咸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咸恆相反二卦之辭亦正相反以此益知卦變取諸相反之卦明夷反爲晉明夷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家人反爲睽家人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解反爲蹇解之九二往而爲九五也蹇反爲解蹇之



九三往而爲九四得五上二陰爲象蹇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外卦一陽得二陰卽爲得眾不必坤而後爲眾也益反爲損以益之初九爲上九是爲損下益上其道自下而上行也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爲益以損之上九爲初九是爲損上益下自上而天下也損以上爻爲主益以初爻爲主觀爻辭可知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萃反爲升萃之三陰爻升而爲上卦也上三陰爻雖同升當以六五爲主下云剛中而應謂九二應六五也革反爲鼎革之六二進而上行爲六五也歸妹反爲漸歸妹之九二往而爲九五歸妹之六三往而爲六四皆爲得位之正下云其位

剛得中也則專以九五言之諸家有謂自一至五四爻皆得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指上卦之爻二三非所論也節反爲渙節之九五來爲九二節之六三往爲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五十六卦上下經以此爲序天道人事恆以相易而相反又以相反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凡云往云上者皆自反卦之內卦轉入外卦云來云下云反者皆自反卦之外卦轉入內卦卦名亦有翻轉取義者如復之下一陽從剝之上一陽來反故謂之復升之上三陰從萃之下三陰上升故謂之升夫子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正謂此也

朱子本義以卦變言者十九卦今推之當有二十二卦  
如此例五十六卦皆可以此取義然不必皆然者所謂  
不可為典要是也宋時薛氏溫其於蹇解二卦云諸卦  
皆指內為來外為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環  
視蹇則為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  
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此說正得反卦取  
義之意惜未徧推諸他卦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易義  
海已收之按李鼎祚集解引蜀才虞翻荀爽諸人論卦  
變某卦本某卦者近于穿鑿而王弼孔穎達之說又虛  
而無據蘇子瞻舉賁卦發其義剛柔往來相易皆本諸  
乾坤伊川易傳同此說朱子專主相比之兩爻相易江

先生主序卦之反對相易然損之六三爻辭云三人行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以指本卦上下體而賁之  
彖傳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指上下體則分字尤  
明主反對則不免費辭也大致繫辭所稱上下無常剛  
柔相易者或兩卦反對相易或卦之兩體上下相易兼  
二說乃備主上下兩體王拱東  
會論之但引據未當

互體

朱子曰以二三四為一卦又以三四五為一卦爻辭取  
象或以上下正體之卦或以中間二互體之卦春秋左  
傳所載占筮間取互體漢魏以來諸儒說象每取互體  
蓋易中取象之一端不可廢也

又曰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惟不合處多

王應麟曰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胡炳文曰本義謂雜卦傳自大過以下或疑其錯簡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愚竊以為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始於此乾終於夫

夬之一陰決盡則為乾也

顧炎武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

筮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四爻變故艮為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

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又曰晉書荀覲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

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

又曰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為一爻則似之也又謂頤初九靈龜是伏得雜卦然此又初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為羊故爻辭並言羊按屯之六三即鹿无虞應劭風俗通義論林屬於山為麓引之虞翻云即就也艮為山山足稱鹿蓋以三四五成艮取互象凡言互卦類此若雜卦傳末簡以韻協之不誤而卦不反對先儒因以互體為之說則大過之初二三成巽二三四成乾是為始上初二成艮初二三本成巽是為漸五上初成震上初二成艮是為頤四五上本成兌五上六成震是為歸妹三四五成乾四五上本

成兌是為夬此自大過已下之次第也別為互卦之一例又自二至五互之則復為乾矣其說至巧雜卦傳若信為孔子所作竊疑聖人之言不如是之巧也

宋儒復易古本

尤表與吳仁傑書曰頃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朱元晦為之跋嘗以板行乃與左右所刊呂汲公古經無毫髮異而東萊不及微仲嘗編此書豈偶然同耶董真卿曰呂氏周易古經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其所次序本末並與東萊定本同但東萊只分上經下經

而無第一第二字又東萊稱彖上傳第一至雜卦傳第十小有不同爾

洪常曰周易序次有古經今經之異程子因今經作傳朱子因古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於傳而一之故今本義之序亦今經也奉化邑庠教諭成君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乃獨刻本義傳於世

吳蕭公曰成化時教諭成矩始刊今易注從朱而書則從弼襲名爲本義其實非朱子之書

顧炎武曰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其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

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是也於是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混亂  
朱彝尊曰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本原不相同自克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度爲奉化教諭削去程傳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設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

按呂微仲考定古易在元豐五年晁以道呂伯恭之本俱出其後微仲伯恭所定與唐孔冲遠言鄭學之徒數

十翼者合凡異此者可以此斷其未盡合乎古矣又按宋寶祐中克齋董楷正叔纂集周易傳義附錄紛亂朱子本義元本實始于此

經考卷一

經考卷二

休甯戴震記

伏生所傳尚書二十八篇

虞夏書四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商書五篇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耆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費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  
孔臧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沈嗣選曰伏書以堯典合舜典臯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易欲合百篇之數者

乃強分之非也

今文尙書

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

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濟南人也故為

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

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

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

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諸山

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

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尙書以

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

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

獄而愛幸寬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

天子見問說之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

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

尙書事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

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

見在時師傅讀而已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漢書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

生傳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

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

氏立於學官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呂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菑鄉菑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王充曰尚書本百篇秦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

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又曰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入



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秦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秦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有秦誓又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秦誓猶有三十一有秦誓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

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馮班曰藝文志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

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之從兄之子建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晁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晁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之讀之耶某曾身至濟南潁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亦可知何至語言不相通耶

閻若璩曰史記儒林傳敘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後魯

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班固於周霸三人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甚失遷之意

朱彝尊曰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也故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亦總爲一卷惟緣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後儒遂以泰誓篇混入爾

又曰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後故陸德明稱馬鄭

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氏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序傳並出不知別錄暨馬鄭傳訓皆有之矣予故疑二十九篇其一序也

按伏生之書初出屋壁并民間得太誓共二十九篇武帝時博士合以教授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爲今文而孔壁所得者卽許氏說文解字敘所云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者是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非科斗書僞作孔安國書序者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此襲東漢衛宏使女傳言教錯之說儒者未深考不知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壁

藏之漢興卽以教齊魯之間非徒得之記憶亦無使女子傳言事伏生書無太誓而史乃言二十九篇必是時已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益以太誓共爲博士之業故大小夏侯各二十九卷以太誓爲武帝末始得或云宣帝初並相傳失實也朱彝尊疑二十九篇其一篇爲百篇之序使伏生書已有是序則伏生傳授時已知有百篇何以孔臧乃云時人惟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耶

又按晉書衛恆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涪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涪法因科

斗之名遂效其形由其言觀之壁中書乃古文非科斗書凡漢魏晉間人所稱得科斗文字本皆古文因時人不知而謂之科斗書耳邯鄲淳傳古文書法非寫科斗書失其法者聞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此效科斗形爲之轉失古文法也

虞夏同科

孔穎達曰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楊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則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爲二

者杜元凱左傳注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三句注曰尙書虞夏書也則可證西晉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爲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舊也

帝王名號

顧炎武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胡文定修春秋劉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鯀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攷之尙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殯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

有以十干為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壬主  
 癸皆號以代其名白虎通曰殷質以生日名子自天乙至辛皆號也  
 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為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武庚亦是號祿  
 父乃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孔氏西伯戡黎序傳受紂也音相亂號則臣子  
 所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  
 湯孫也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爾先祖成湯皆對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  
 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  
 而廟號起矣曰玄王曰武王而諡立矣曰大舜曰神禹  
 曰大禹曰成湯曰宣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  
 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寢乎文故有名有號而

德之盛者有諡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諡自天子達  
 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諡而十干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陸渚曰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諡者少其後乃皆有諡  
 然王季以上不追諡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  
 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  
 胡渭曰按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  
 堯典禹貢之類夫書名達於天下常為人所稱道而顧  
 以君名著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動君不可與臣俱名故  
 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篇中稱名者唯發端曰若稽古帝某書名則垂諸簡  
 策以詔來世與敘述之文不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  
 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

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閻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諡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曰名之曰幽厲此死諡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淳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有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干為號自上甲微始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

故以湯著後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為太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故書有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高宗二篇據殷本紀為箕子祖庚時作故稱廟號序以為祖已訓高宗誤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制為諡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諡著焉文侯之命臣亦稱諡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唐誥伯禽唐誥皆誥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諡著者蓋史所追改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即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得其梗概矣

堯典中星

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

星昴此列星之舉目可見千百年乃覺其大差隨時為書以示民者也如夏小正月令之屬二者相為經緯夏小正三月參則伏也者日所在不可見也三月日在參穀雨時則二月在昴胃末昴初春分時正月在奎奎末婁初雨水時奎婁降婁也昴大梁也參實沈也大梁西沒必大火東陞鶉火值南東方蒼龍七宿壽星大玄枵處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火析木之津北方玄武七宿星紀玄枵娵訾之口西方白虎七宿降婁大梁實沈南方朱鳥七宿鶉首鶉火鶉尾四正協餘莫不協矣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二十有八舍不違天部也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兩大星橫亢下壽星次也南門正則壽星值南矣五月壽星池而西大火值南故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曰五月初

昏大火中大火南鶉火必淪西蓋五月日在七星夏至時也而四月在東井小滿時六月在翼大暑時東井鶉首也七星鶉火也翼鶉尾也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也者心也伏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秋分在氏末房初秋分後在心則七月在角處暑時九月在箕霜降時角壽星也心大火也箕斗之間為漢津析木之津也大火西沒則玄枵值南故虛中七月初昏壽星西沒降婁東陞故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嚮織女恆嚮降婁也十月星紀東陞而旦降婁處北故夏小正曰十月織女正北嚮則旦蓋十月日在斗小雪時十有一月在虛冬至時十有二月在營室大寒時斗星紀也虛玄枵也營室東壁連體四方似口娵訾之口

也玄枵西沒則大梁值南故昴中說者或謂斗牽牛爲  
列星之紀首故曰星紀考周初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  
則在斗皆星紀之次由是觀之日月之行起於斗牽牛  
特周之星象古籍存者惟夏小正與堯典合周初列星  
東移已及一次今更移一次矣虞夏冬至日月之行起  
玄枵正中今起析木之津正中皆非星紀序首也十二  
次之名必周時始定堯典曰鳥謂七星曰火謂心曰虛曰昴  
據當時所有之名言之先儒謂或舉一象或舉一次或  
舉一宿未然也猶之古但有分至啟閉後人遂定爲二  
十四氣而或存古名或立新名事正相類凡列星東移  
晉宋已來謂之歲差以日星每歲相校而差非天行有

差也大致二千一百年差一次據乎堯典星象爲首二  
萬五千餘年乃復此象虞夏第一紀周第二紀今第三  
紀云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古測天之器其製不傳後世渾天儀設璣衡以擬其名  
未有能實得古製者也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  
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莫之  
違也渾天之學得此三人者創始爲之器而蓋天宣夜  
二家莫之能述遂失其傳爲渾天者依放古名釋帝典  
者援據漢製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考諸周髀有北極  
樞又曰正及北極璿璣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



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所謂北極極者  
 今之赤道極也亦曰赤極隋書天文志所云不動處即魯論爾雅之北辰  
 所謂北極璿璣今之黃道極也亦曰黃極吳太常姚信  
夏至極起指此釋周髀凡數家未解北極璿璣何指蓋其名出  
 於古遠世所莫聞因思虞夏書之璿璣注徒以為可旋  
 轉曰璣不得其本象夫在天有赤道極為左旋之樞又  
 有黃道極為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  
 北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  
度古度每一歲而周四游冬至夜半北游所極春分夜  
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是赤道極者又為黃道極之樞也惟其然  
 故周髀謂赤道極曰北極樞而黃道極無其名乃取諸

測器之名以命之用是知唐虞時設璿璣動運於中以  
 擬夫黃道極者也衡橫也橫帶中圍以界黃道古有分  
 至啟閉謂之八節分者春分秋分至者冬至與夏至  
 以設衡其五衡與外衡內衡發斂所極至也外衡日發  
至內衡日斂中衡南北之中是為赤道分也自外入內  
北所極夏至自南斂北入次四衡為春入次二衡為  
春分自內出外夏當其衡啟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衡為秋出次四衡為  
交於赤道秋分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衡  
 之名暨其規法由來遠矣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出鄭康  
 成注孔傳同乃魏晉間人為之竊取於鄭注者後儒悉從之伏生尚書大傳  
 則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

道正而萬事順成司馬子長作天官書馬季長注尙書  
又以爲北斗七星三說參差惟鄭近是然稽之於古實  
無明證堯典厯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  
範五紀所云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曰五星所行下民  
不以爲候其說得之五星至後代厯家推測漸詳唐虞  
時恐未及此卽推之不失亦非定四時成歲攸關何以  
與日月並稱七政乎帝王之道莫大乎敬天勤民天事  
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大智如日月食五星掩犯聖人但  
懼而修警不求預知也此其意深其務切其道大其智  
遠惟日月運行寒暑物候因之而變遷必察之治厯準  
以出政與之不違敬天勤民重人事也然則政之爲言

據人事非據天事堯命羲和終之曰庶績咸熙臯陶謨  
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庶績之熙也凝也由政之得宜  
而政之宜由順天歲月五辰而七凡所以順天出政不  
外乎是禮運亦言播五行於四時天下事物統以五行  
則無或遺序以四時則歸於順二者通而一也推日月  
之運循五行之序於是有歲之政焉分至啟閉是也如  
祀大典禮及登有月之政焉正朔告月是也聽朔朝祭  
臺書雲物之屬有木火土金水五者之政焉法制禁令宜於時而布其事  
是也分言之其政有七約言之敬授民時而已五行所  
屬何者不舉而歲月有政聖人所以奉天時謹其節也  
厯法久則必差非天之變動亦非法之當改渾圓至大

數所難窮譬猶寸寸累之至尺則差銖銖計之至兩則差故設器觀象與法相濟使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正之舜攝位之初而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斯以見政無弗順天在璿璣玉衡者以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至若五星之行無關授時之大在歷家積驗知之豈所急哉

洪範五紀

協用五紀者上協乎天行以下協人事故曰協分至啟閉紀於歲者也以日躔發斂爲本朔望弦晦紀於月者也以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爲本昏旦中星日躔月遠所在紀於星辰者也以周分十有二次及列宿之距爲本

盈縮遲疾進退消長之微紀於歷數者也以隨時測驗積微至著修正不失爲本洪範所陳殷歷之大綱與

康誥酒誥

閻若璩曰武王往三十一日回亦三十一日共六十二日仍餘五十七日在商樂記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者蓋或有子孫而無爵土或有爵土而無子孫武王須求訪其後以來擇地以封之此豈旬日可了孟子滅國者五十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須及商遣兵四出翦滅以遂救民取殘之志亦豈旬日可了故五十七日人

以爲久吾以爲速仁山前編繫封康叔于殷東於是歲  
三月內日康誥云在茲東土酒誥云肇國在西土又云  
我西土棐祖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已前也蓋武王  
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意此時與最合則康誥  
酒誥兩篇並作于在商日

逸書十六篇

虞夏書七篇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  
征商書七篇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周書  
三篇武成旅獒罔命

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  
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劉歆

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  
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  
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  
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  
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  
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  
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  
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  
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  
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

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按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篇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閱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漢書藝文志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

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

秦法峻急藏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

武帝

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

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

事未列於學官

漢書儒林傳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

服虔曰朝而司名都尉姓

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授清河胡常

少子

師古曰少子亦常字也

常授號徐敖敖爲右扶風掾授王璜

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

荀悅漢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

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馬融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孔穎達曰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也

經考卷二  
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  
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  
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  
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  
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  
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  
按古文尙書增多之十六篇不立學官故當時只謂之  
逸書如禮古經之三十九篇當時只謂之逸禮皆以不  
立于學官爲逸逸非亡之謂也所以不立於學官者則  
由博士不治故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遂增入今文  
二十八篇爲二十九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

禮古文尙書列於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遂未得立

中古文

漢書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劉向  
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名  
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  
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楚  
元王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  
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  
不肯置對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  
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

經考卷二  
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  
古文尙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安帝紀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尙書  
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尙書毛詩左氏  
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  
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  
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能立  
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  
存眾家尹敏初習歐陽尙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

左氏春秋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尙書經明  
舉孝廉拜郎中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  
張愈薦補博士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  
世傳古文尙書毛詩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  
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  
于世

杜林傳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  
劉歆林旣過之頽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  
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闔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  
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  
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

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賈逵傳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鄭玄傳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

隋書經籍志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

小夏侯尙書並亡

孔穎達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宣之矣又云歐陽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

閻若璩曰嘗疑鄭康成卒於獻帝時距東晉元帝尙百餘年矣古文尙書十六篇之亡當卽亡於此百年中後



續考卷二  
讀隋書經籍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予然後知古文尙書自康成注後傳習者已希而往往祕府有其文亦猶西漢時安國止傳其業於都尉朝司馬遷教人而中書之古文固具在也

又曰當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尙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寢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尙書豈

其時已錮於祕府而不復流傳耶何未之及也然果祕府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爲經師者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況祕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尙書之亡實亡永嘉  
又曰牛弘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爲書之四厄及予徵之兩晉益合祕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今不復傳隋唐時尙存故經籍志云晉祕府存有古文尙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最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古文尙書之亡非亡於永嘉而何哉

又曰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  
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  
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  
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  
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  
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  
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  
所偽造不知張霸之徒所偽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  
嘗售其欺也百兩篇不見於藝文志而止附于儒林傳  
傳云文意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  
父父有弟子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廼卒黜之曾

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偽書哉

又曰安國古文之學其傳有四一傳於都尉朝朝傳庸  
譚譚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暉暉傳桑欽王莽  
時立於學官璜暉皆貴顯暉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數  
爲肅宗言古文尙書詔選高才生從逵學由是古文遂  
行一傳於倪寬按史記漢書儒林傳似孔安國在當時  
實兼今古文尙書而通之其爲博士  
時自當授弟子以今文所謂蓋祿利之路然也至別有  
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  
頗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尙書以文學應  
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  
非經學既明而得祿之驗乎本不當繫寬於安國古文  
之下但近代有漢儒授經圖於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  
文下俱各繫以兒寬余一傳於其家孔僖傳所謂自安  
國已下世傳古文尙書是也一傳於司馬遷遷書所載

多古文說是也東漢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又曰鄭康成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見孔穎達疏先師棘子字頗不可解徧檢南北監本及近刻常熟毛氏本俱然水經注淄水引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也鄭康成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康成自以淵源於安國故冠子

於安國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別於孔子也朱彝尊曰按古文出於孔壁未得列於學官惟孔安國爲博士以授都尉朝於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於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於夏本紀載禹貢臯陶謨益稷甘誓文於殷本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文於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於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於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於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又曰按魯壁古文安國雖以授都尉朝倪寬司馬遷當

時頒行學官者伏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亦止於此  
遷史本紀世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多之書未奉詔旨  
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故自膠東庸生以下至  
於桑欽其師傳歷歷可數中如胡常塗惲東漢之初頗  
有習其業者然所授殆亦止二十八篇而已  
又曰北海鄭氏注解古文本扶風杜氏漆書初非安國  
壁中書也唐孔氏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  
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  
宣之矣故衛賈馬三君皆治漆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  
又曰或出於蓋豫或本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  
按孔氏古文尙書劉歆班固皆言安國獻之而遭巫蠱

事未及施行是第獻其書而已初無安國作傳之事也  
其書既獻藏於祕府執文志所謂中古文儒林傳所謂  
中書者是也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祕書皆得見之  
而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融蓋曾見孔氏古  
文逸篇但未聞有爲逸篇解說者故云爾鄭康成云武  
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則武成而外固見存矣隋志言賈  
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說者謂雖全見古文而只解其  
今文所有立於學官者逸篇未立於學官則不之解似  
爲近之朱彝尊乃以蓋寬杜林之書爲非孔氏古文然  
則東漢諸儒顧舍見存之中古文而別求一書以當之  
豈昧昧若是耶今人知東晉始出之古文爲僞書而不

知安國所獻祕府所藏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所見及馬鄭所指之逸篇乃別一真古文尚書也惟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辨論最分明

逸書舜典棄稷

閻百詩曰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安國書析堯典而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又曰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為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

謨合臯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臯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會無一話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邪胡輕立此論蓋當子雲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賴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俱存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按舜典棄稷在逸書十六篇之數孔沖遠言鄭於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太誓三篇為三十四則舜典棄稷二篇非分出者明矣

逸書湯誥

閻若璩曰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故撰殷本紀曰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

後母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  
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  
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  
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  
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  
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無我怨下有  
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  
作初不必追述告天伐桀之事也蓋作誓者一時作誥  
者又一時也

逸書武成

漢書律歷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

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戊午師度于孟  
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月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  
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  
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  
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  
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  
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旁生霸  
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  
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鄭康成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朱子曰伏生今文尙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尙書乃有

此篇今顏氏注劉歆所引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  
今文尙書不知何所考也  
閻若璩曰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  
劉歆父子校理祕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  
尙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載文尙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  
又曰朱子嘗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而宗廟  
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  
日間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  
予謂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可爲周  
代之定制乎果爲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

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黷非爲初得天下事多創典  
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言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  
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  
謂類帝宜社諸祭要亦不過數日間卽徧及豈得拘祭  
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耶余至此始悟晚出武  
成改丁未祀周廟者欲合柔日改庚戌柴望不似漢志  
庚戌辛亥連日者避祭不欲數之文也朱子又疑燎非  
宗廟之禮此或見周禮大宗伯職以標燎祀司中司命  
鬯師雨師而人鬼之禮只有六享不聞以燎不知閻人  
掌大祭喪紀之事設門燎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共墳  
燭庭燎月令季冬之月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

薪燎正用于宗廟朱子亦偶忘失其校讀又百疏之  
按漢志三引武成逸篇而東晉始出之武成遺其三孔  
冲遠直目漢志所引為偽書顏師古則漫指為今文尚  
書皆不察之論也風賦大宗自鄭以顯赫強固中而命  
與夫辛支數日音微發不始燻之支也朱子又疑然非  
丸如丁未疏風賦香符合柔日更與丸榮望不勝與志  
不將燻發難日計八坐夫其辨唯余至此故謂與與夫  
謂與帝直振精榮要衣不燻難日開鳴鼓又豈謂與與  
于時暨日丸千以振千德也又時與古香天千出五和  
今日樂也即日榮斯香言果爾則吾謂風公丁日與與  
經考卷二一書或與不將與與非為與與時天平事也

經考卷三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孔穎

達曰詩之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  
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  
比興為之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  
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  
居興先也

程子曰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  
一二者風有風動之意興有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



己蛾眉瓠犀是也賦則敷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呂祖謙曰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又曰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朱子曰詩中說興處多近比如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卻只是興

又曰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

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

王應麟曰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與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閩若璩曰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

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曼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

按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雅頌作詩有此三體也賦比興詩之辭有此三義也賦者指明而敷陳之也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賦也比者託事比擬不必明言而意自見也如鴟鴞通篇為鳥言是也興者假物引端也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是也樛木之詩先儒以為興是葛藟但興福履爾然以是詩為后妃逮下故眾妾稱願之詩中無從知其為眾妾所作徒因樛木下垂葛藟上蔓喻后妃逮下眾妾上附則比之義矣麟之趾先儒亦以為興然又曰于嗟麟兮歎美公子為麟也麟喻公子趾定角喻公子振振仁

厚於是歎麟即歎公子則亦比之義也洌彼下泉浸彼苞稂先儒謂比王室陵夷小國困弊即以興下愾然念周京葛覃主乎思歸室本非自為絺綌然因服葛時有感追念未嫁在父母家曾為之首章并及葛葉萋萋黃鳥飛鳴總謂之賦黍離泮水等詩先儒又有賦其事以起興之說然則賦也興也特作詩者之立言置辭不出此三者若強析之反自亂其例蓋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何嘗以例拘既有言矣就其言觀之非指明敷陳則託事比擬則假物引端引端之辭亦可寄意比擬比擬之辭亦可因以引端敷陳之辭又有虛實淺深反側彼此之不同而似于比擬引端往往有之此三者存經中不

解自明解之反滯于一偏矣

小雅大雅

穀梁曰純乎雅之體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為雅之小  
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  
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兼大雅見小雅與  
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按小雅陳說人事大雅每言天道觀乎小雅可以知政  
觀乎大雅可以達天毛詩序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蓋其所言之理與樂章之體製俱因之而有  
別也小雅猶近風大雅則鄰於頌

王風魯頌

王應麟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

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

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

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  
以不得不作與艾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

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

又曰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

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  
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

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  
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  
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于風頌高于  
雅也

顧炎武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  
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  
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  
王亦周初太師之本名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其采於列  
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  
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

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  
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爲之說曰  
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誤矣

又曰二南也幽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  
而止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  
乎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  
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  
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  
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幽以頌則固未嘗亡  
也

又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  
 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  
 為之為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  
 為下不倍也春秋書公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  
 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  
 又曰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太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  
 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  
 按周興於岐故西都之詩分繫二公其采邑則始興之  
 地其人則布政之大臣也東都使諸侯朝覲於王之所  
 故曰王城是以王名其地也以王名其地而其地所采

詩謂之王是亦以地繫詩也又何疑乎魯頌之體變矣  
 然不可謂之風其始作之也即以為頌而作之毛詩序  
 云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未聞其所據

四始

史記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  
 始清廟為頌始  
 鄭康成曰文王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  
 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  
 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  
 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  
 詩之正經

又曰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  
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  
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  
雅十六篇爲正經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  
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

成伯瑜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  
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爲小雅之正始文王受  
命至卷阿爲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爲頌之正始

按四始自毛詩序史記已言之蓋經師相傳之遺語後  
儒因之又有風雅正變之說今考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騶虞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南

咳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  
頌之離酌及豳詩幽雅幽頌逸篇之九夏豳首采芣新  
宮之屬見之於禮經者皆周公所定之樂章而太師教  
六詩瞽矇掌六詩之歌並定於周公制作禮樂時矣余  
竊謂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其定於周公者部分有  
四周公已後之詩後人所採入因舊部而各隸其後則  
周公初定之篇章是爲詩之四始可知也先王詩書禮  
樂以造士而冬夏所教其初詩之正經惟有所謂四始  
者而已今之三百十一篇者不知周太師採而增益之  
與抑魯太師所得者與魯頌之名必非列於周太師者  
則孔子所據殆魯太師職掌所存者耳今詩中逸其辭

者僅六篇他若豨首新宮采芻以及驪駒茅鴟等當孔子正樂定詩之時不應已逸意孔子後有亡失蓋孔子所定詩不止逸其六但篇次所在不可考而今詩之次第未必盡孔子所定之舊也六逸錯簡篇名失傳不可周知然失亡之篇固不多以加於三百十一篇去三百大數未遠四始之爲正經幽在其中若顧炎武謂南幽雅頌爲四詩則又異於四始之義矣

六精樂章

六精樂章

六精樂章

鄭康成周南召南譜曰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

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豨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今無豨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小大雅譜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錄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鄉飲酒禮注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

子所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周禮鍾師注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往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騶夏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

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矣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孔穎達曰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又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顧炎武曰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是



王應麟曰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顧炎武曰鼓鐘之詩日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

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于樂者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又曰歌者爲詩擊者拊者吹者爲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

又曰鄉飲酒禮工四人瑟注三瑟二人鼓瑟則二人  
 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  
 瑟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師古  
瑟即今之以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  
歌合曲也若乃衛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則但  
 有曲而無歌此後世徒瑟之所由興也以不與太師  
 又曰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為樂自漢以下乃以  
 其所賦五言之屬為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  
 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  
 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為三不特樂亡而詩亦亡賦  
 又曰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

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胥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  
 樂從詩宋國子丞王著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  
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  
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  
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  
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  
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古之詩其人有先王之風諷  
 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移而音節之間往往合於自然  
 之律楚辭以下即已不必盡諧文心雕龍言楚辭說韻實繁降及魏  
 晉古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  
 而名為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也元稹言樂府等題除  
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人有不純而五音  
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弦也

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為之也

又曰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又曰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又曰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

國之風

又曰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詩興而樂廢矣

按南幽雅頌或特作詩以為樂章或采所有之詩定為樂章漢儒有謂關雎為畢公作者當時或有傳書如金滕左傳國語言周公作鴟鴞常棣時邁思文之類今不可考矣周南召南所謂房中之樂鄉樂是矣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又射節用騶虞狸首采蘋采蘩其采蘋則本為女子教成之祭而作

古人樂章一詩而數用有如此

小雅六亡篇

毛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筮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大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孔穎達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

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意陸德明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張子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呂伯恭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

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王應麟曰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禮儀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按六亡詩之篇名蓋取之辭中亦猶關雎葛覃卷耳之類必辭中有此字然後有此名非空名也以是知其辭亡也儀禮以其詩被之于笙而曰樂曰奏猶鄉射禮樂正命大師曰奏騶虞而周禮鐘師騶虞狸首采蘋采蘩皆曰奏籥章歛幽詩歛幽雅歛幽頌則幽被于籥而曰

歛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一詩而或被于管或賦其辭以是知笙詩籥詩管詩之未嘗無辭也其所以亡或因別有笙譜習者取詩簡合之殘滅之餘全詩不見矣

篇次世次

孔穎達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已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王應麟曰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王應麟曰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又曰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

系考卷三  
鵲巢采蘋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  
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又曰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  
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漢大  
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  
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  
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鹿鳴在宵  
雅之首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詩作  
諷也  
呂元鈞謂陳古以風  
非謂二詩作于衰周  
又曰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時人作刺漢匈奴  
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

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玃狁之故豈不日戒  
玃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  
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為懿王之時  
矣詩譜序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邶不  
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  
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  
風則始於懿王

又曰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  
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  
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玃狁至於太原出與  
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與師命將以征伐

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  
彼東方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為襄  
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又曰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  
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  
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識者疑其傳  
會而為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日蝕議  
云虞劓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劓造梁大同歷非始  
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  
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

之安得曰分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  
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  
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  
大衍歷議云黃初已來治歷者始  
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嘗攷通鑑皇極經世  
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涸  
灘申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  
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沈存中云日食  
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  
由詩說與存中同

又曰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  
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

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勞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朱子曰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而鄭氏

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謂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又曰邶庸之亡久矣故太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左傳作鄆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為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末亡之日乎日誰將西歸是鎬京尚存



故鄭氏譜以為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為鄭作非也

閻若璩曰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唯虞劄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于歷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歷注有乾象歷抑歎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在涪灘當作歲在淹茂為是不然必以涪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

按采薇出車杖杜漢世有謂為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為殷王徒泥正雅作于周初爾苟

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為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邪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已後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亦有玁狁崛彊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為太祖豈必遠求南仲于文王時于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矣南陔已後則又周初雅樂未可以今日之詩篇次第定作詩世次也節南山以下舊說以為幽王時詩朱子嘗疑楚茨至車牽十篇為正雅錯誤在此魚麗采芣黍苗隰桑瓠葉同黍苗言召伯營謝與大雅崧高皆宣王封申伯事自民勞至桑柔五篇舊說以為厲王時詩然衛武公作抑據國語則年九十有五矣武公以宣王

三十六年即位作抑詩之時雖不必九十五當在宣王以後也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五十四年武公九十五年則當平王二十三年

商頌國風

吳澄曰太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

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太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為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太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按邶鄘衛者皆衛風猶以舊名列在太師者分繫之爾據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鄆尋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而鄭之名列在太師者西鄭也既滅虢鄆尋十邑遂居濟洛河穎之間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所謂新鄭今所繫詩新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太師所列亦不改也唐後改曰晉而唐之名列在太師者不改從乎始封而已周世之國無幽故繫國風之末商頌列于周魯後猶幽列於國風後也詩八十五六皆當武王時而無風六十四  
風頌古音叶韻  
徐戴曰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羸為亡皆切而當為陵之切者由其以狸為聲浼為每罪切

而當爲美辨切者由其從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痛  
鮪皆從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麋切而波坡  
頗跋皆從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  
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房六叶  
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有十一皆當作羽軌  
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他書爲證可  
也  
陳振孫曰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  
切者陸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  
書者但當隨其聲而讀之若家之爲姑慶之爲羗馬之  
爲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苟其聲相近可讀則何必改

字

王應麟曰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

陸德明定爲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

爲操七到伐鼓淵淵爲齧於巾皆與釋文異乃知陸德

明之學當時不必盡用

戴侗曰經傳行皆戶郎切未嘗有協生韻者慶皆去羊

切未嘗有協敬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

正音非叶韻也

陳第曰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

音遞轉繫乎時者也三百篇詩之祖亦韻之祖也作韻

書者宜權輿於此溯源沿流部提其字曰古音某今音

某則今音行而古音庶幾不泯矣  
顧炎武曰古音非叶極爲精當然愚以古詩中間有一  
二與正音不合者如興蒸之屬也而小雅末章與音爲  
韻大明七章與林心爲韻戎東之屬也而常棣四章與  
務爲韻常武首章與祖父爲韻又如箕子洪範則以平  
與偏爲韻孔子繫易于屯于比于恆則以禽與窮中終  
容凶功爲韻于蒙于泰則以實與順巽願亂爲韻此或  
出於方音之不同今之讀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  
雖謂之叶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  
閻若璩曰字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祇覺其扞格不合猶  
語有北音以南音繩之扞格猶古也人知南與北之音

繫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繫乎時地隔數十百里音卽變  
易而謂時歷數千百載音猶一律尙得謂之通人乎哉  
江春齋先生曰唐人釋經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韻緩不  
煩改字宋吳棫才老始作韻補蒐羣書之韻異乎今音  
者別之爲古音明楊慎用修又增益之爲轉注古音言  
韻學者謂二家爲古韻權輿而韻補尤毛詩功臣余謂  
凡著述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二家淹博有之  
識斷精審則未也三百篇後古音亦漸堯矣屈宋辭賦  
往往有齟齬之韻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而蹠駁舛謬者  
亦不少魏晉而後古韻益微降及唐宋口習今音而又  
間爲古韻此何足爲典據而二家惟事徵引殊少決擇

古韻亦茫無界畔似諸韻皆可混通此識斷之難言也  
古有韻之文亦未易讀稍不精細或韻在上而求諸下  
韻在下而求諸上韻在彼而誤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  
合而分之或間句散文而以爲韻或是韻而反不韻甚  
則讀破句據誤本雜鄉音其誤不在古人而在我二家  
亦往往不免此精審之難言也  
又曰決拾既攸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此以首  
句與第四句韻中二句非韻猶之民之未戾職盜爲寇  
涼曰不可覆背善言戾言韻而寇可非韻也吳氏械以  
調同爲韻讀調如同引離騷爲證愚謂離騷勉陞降以  
上下兮求築獲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臯陶而能

調蓋屈子亦誤以此詩爲韻故放之古人讀書不必其  
無誤也東方朔七諫不量鑿而正柄兮恐矩矱之不同  
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則又誤從離騷者耳  
又曰按殷武四章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三句  
連韻嚴在嚴韻監在去聲五十九鑑亦在平聲二十八  
銜濫在去聲五十三勘平與去可通韻也下文不敢怠  
遑乃間句耳舊叶嚴側剛反引楚辭天問爲證天問云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嚴亦音莊愚  
謂此亦如以調韻同之類皆古人誤讀詩因強倣其韻  
耳陳氏又爲之說曰漢明帝諱莊改莊助爲嚴助以其  
音之同也古人改易名姓如陳田馬莽之類皆字異音

同嚴與莊義相近耳非音同也

嚴與莊古音同也  
莊又與嚴之聲同  
嚴亦取以屬嚴同之職音古人為嚴  
嚴與莊古音同也  
莊又與嚴之聲同  
嚴亦取以屬嚴同之職音古人為嚴  
嚴與莊古音同也  
莊又與嚴之聲同  
嚴亦取以屬嚴同之職音古人為嚴

經考卷三

